

中共「反介入戰略」之心戰威懾

著者/李秋田

海軍官校正期82年班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研究所90年班

國防大學指參學院95年班

歷任海軍官校中隊長、淡江艦艦長、國防部整合評估室作戰官、中啟艦艦長

現任海軍技術學校通電組中校教官

中共近年來因經濟、軍事實力大幅提升，對於國際事務的參與亦顯得積極、活躍，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已經有了舉足輕重的要角地位，在此同時，中共也一直對於主權領土完整有著極高的敏感性，尤其是台海問題，中共從不願意鬆口或退讓一步，有關於台海議題，中共保持著軍事武力的堅持與擴張，但卻極易形成中國崛起的國際注目焦點，但這又非中共所願。因此，多年來中共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上展現非純然的「和平」景象，企圖以一種互信、互惠的關係來轉化其戰略評估與構想。

正因如此，中共在平時從政治、外交作為上避免國際支持我國，持續增強對台軍事戰爭準備，阻止美、日介入的可能；而經濟上的作為則是「以商圍政」、「以民逼官」、「以經促統」、「以台制台」；¹從已舉辦的北京奧運、即將來臨的2010年的世界博覽會可以得知，中共現今國際戰略的重心在於外部和平、內部安定。有任何將介入台海問題的可能，中共正以一種預防的方式來隔離危機，而「反介入戰略」正是綜合國力發展與多元外交主張的聲明，不斷的低調運用「和」、「戰」策略，利用針對性武力部署與法律戰、輿論戰、心理戰來參與國際多邊事務，化解國際間對中國崛起的疑慮。

因此，本文擬從「反介入戰略」構想作為經由相關報導來發覺其「反介入戰略」的形成與意涵，藉以探討中共憑藉何種基礎來達到抗衡的結果；其次，若戰時能夠達到反介入的戰爭主導權，在平時就必須強化「非戰爭性軍事武力」的加乘效果，又因美方多次討論到中共對「三戰」的理解已不再單單局限於軍事鬥爭，已經涵蓋到政治、經濟、外交和法律等領域，此舉暗示中共在重視「硬實力」的同時，漸漸傾向使用「軟實力」解決衝突。²所以三戰的運用對於反介入戰略已經有了相當助益，故此，中共如何完成「反介入戰略」的心戰威懾將是本文探討的重心。

壹、中共軍事戰略的微調

戰略的目的就是想要改變歷史的趨勢，³因此中共軍事戰略主要為達成戰爭之政治目的，若依當今世界的戰爭規模來觀察，相對地區域性衝突極易因高科技的作戰環境而大大提升。⁴當然現今國際上各國更重視的是經貿往來，因此經濟層面也就是能源需求的問題即將面臨另一個缺乏或用盡的窘境，在越來越少的經濟能源需求上，區域性衝突必然有著提高的可能性，這是中共逐漸重視的問題，但經濟戰略上中共所採取的態度卻是堅持和平發展，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政策，⁵也就是說，中共在經濟上雖遵循集權統治的發展，但在國際上卻尋求與美國建設性的關係，並且改善鄰國的政、經、軍、心全方位、多元關係，最後企圖全力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各項活動；如此一來，在經貿能源上可與國際社會充分合作，亦可在軍事戰略布局上使美國確實遵守「一個中國政策」，自然地可依其建立的可靠嚇阻軍事力量，從時間的延續來完成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性任務」。⁶

而且中共在戰略思維與軍事規畫方面與美國有著顯著的不同，兩國之間的差異性在於「勢」的概念上的解釋，中共在此方面著重於戰略或謀略，而美國則較為依賴壓倒性戰力與先進武力能力，故此中共逐漸認知到「軍事戰略」必須與整個國家的外交、政治、經濟政策密切協調，若要完成反介入之戰略威懾，必須實施先制攻擊的概念，抵銷敵科技優勢來獲得有效威懾，達成政治、軍事目的，此為一種「以弱擊強」的構想。⁷這更提醒了世人注意，中共所憑藉的軍事科技武力是其威懾的基礎，所有的威懾都將投入在武裝衝突之心理層面，因此在軍事衝突的前、中、後都需將法律戰、輿論戰、心理戰列入文化、政治、道德層面的考量，如此一來，任何區域的軍事衝突，雖然都

經不起橫衝直撞的破壞，但整體規劃的戰略常識、理性與原則卻可如常進行，都有賴於調整、適應戰略方向的高度彈性。

貳、中共威懾的認知

到底中共「威懾」談的是甚麼？為何中共如此重視？這可從下列的定義論述中找到中共軍事戰略中重心。

首先，中共方面認為威懾是倚仗軍事實力，迫使對方認識到可能產生難以承受的嚴重後果，而不敢採取武力抵抗的手段，⁸這說明了軍事實力的重要性，藉由可能的巨大傷害來令對手卻步，具有心理壓力的功效。其次，威懾將構成對方一種心理上的障礙，使對方認識到由於將面臨供法承受的後果而不敢貿然採取行動，或使其行動有所收斂，或被迫停止行動，⁹如此證明了心理上之恐懼往往造成行動之遲滯或停止。

進一步來說，從國家或政治集團之間的關係來看，通過威懾顯示已具備的武力或表示準備使用武力的決心，將可迫使對方不敢採取行動或使行動升級軍事行為，是軍事鬥爭的一種方式，¹⁰亦是從心理上遏制對方，使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¹¹昭示一種恐怖的結局，就可以使敵人屈服自己的意志；¹²在國際現實環境中，任何軍事企圖與行動都可能帶來傷亡與不幸，展示武力的存在與宣示武力的合法性將有助於軍事鬥爭意志的強化，因此威懾的效果便能不動聲色，且正式地存在於國際局勢的承平時期。

另外，威懾是對人的心理施加刺激和影響的一種非戰爭性的手段，主要是通過向敵人顯示力量或造成某種對敵人不利的態勢進而懾服敵人；¹³既是如此，軍事威懾便是為了達成既定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目的，通過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遏制對方，迫使其畏懼和屈

服的軍事行為。所以軍事威懾不只是一種物質力量的顯示，也是一種思維信息的表達，其奧妙就在把使用武力的意圖、軍事能力與心理影響巧妙結合起來，以軍事實力為後盾，迫使對手怯步、收斂，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¹⁴

最後，威懾不僅作用於戰前，而且也作用於戰爭爆發之後；在現代戰爭中，有限的使用武力，有時甚至是搶先使用武力，以高強度的區域戰爭震懾對手，從而屈人之兵，也可稱之為實戰威懾，此種突出有限報復的行動，明顯的意圖就是向敵人顯示在最初的打擊之後，接踵而來的將是更加嚴厲的打擊和懲罰，從而瓦解敵人繼續進行對抗的意志；¹⁵所以中共可能運用威懾防止戰爭的主要目標有：防止外敵入侵，防止敵人打擊，防止分裂祖國的陰謀，¹⁶這也正是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允許任何人跨越的紅線。從上述得知，中共對於「威懾」是建立於軍事武力的強大或是有造成雙方相當毀滅的意圖，同時顯示出動武的合法性，持續地宣傳將可造成敵手難以承受結果，並且於平時便積極地從事此種威懾思維與信息的表達與宣示，如此非戰爭性的軍事行為理論建構，無疑地已經先為「反介入戰略」打下基礎。

參、反介入戰略(anti-access)的構築

因為中共多年來在如何以小博大的謀略中獲得了相當經驗，也真實地將這些欺敵、誘敵的作為顯露於台海關係的試探中，更從威懾理論上多方的深入的研究，進而相信台海之間若能有效（限）地增大戰場操控，則中共極易提升在第一島鏈掌控度。正因如此，在戰略思考、研究方面自然是以理性假定為基礎，我們可以相信並解釋「反介入戰略」是有利於中共的立論基點，因為「反介入戰略」主要是遲擾及預防敵軍

兵力投射及後勤轉運，勸阻特定國家接受敵國部署，及預防敵軍從特定通道或主要區域進入衝突地區順利進行作戰行動。¹⁷所以，在海峽兩岸詭譎多變卻又善意有限的同時，針對可能介入的美國而言，這顯然是測試美、中雙方態度的良機，結果如何應該是還沒有答案，但一直友善往來的接觸，對於即將雄霸亞太的巨龍來說，美國是敵？是友？選擇權都已經攤開在陽光下了。

可是當美國希望中共成為國際事務與義務的共事夥伴的期間，卻發生了1994年10月27日中共漢級潛艦遭美軍「小鷹號航母戰鬥群」受困於黃海；另外，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美軍航母戰鬥群的介入干預行動，這些事件都令中共深感羞辱，力圖在反介入戰力上發展；再者，中共自1997年「十五大」後，從美軍介入全球軍事衝突的經驗中體認到太平洋美軍事力的擴張將阻撓與干涉中共的發展，逐漸開始建立「區域型遠洋海軍」，希望能突破美軍在西太平洋的島鏈封鎖，建構具有嚇阻美軍介入的戰略，當然其明顯與重要的戰略意義就是解決台灣問題。¹⁸因此，「反介入戰略」應時而生，這種變化的發生與其一味推責於中共企圖犯台的野心，倒不如說是美國本身作了最差的國際示範。

簡單地說，海峽兩岸一直是中共不願意美方介入的痛處，如何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也往往是中共與美方不願正面回答的問題，到底台灣問題美國如何看待呢？誠如蓋茲在北京的回答：「台灣議題是外交議題」，並且巧妙地說明美、中關係的下一步，美、中將期舉行國防諮商會談，就雙方關切的議題交換意見。¹⁹所以，美國現在已經改變，從而由外交議題來談台海局勢，此舉對於美、中雙方來說，的確有助於降低軍事衝突的可能。

此外，當美國的軍事優勢造成了今日國際單極多元的強權體系的同時，也因美國全球戰略、兵力投射、科技工業造成了「不對稱」的軍事衝突特徵，卻也因為如此「不對稱」作戰的應用，成了美國自我侷限的最大隱憂。²⁰中共亟欲以「不對稱」的模式來面對美國，但反觀中共的軍事實力是否可與美軍抗衡呢？依現況來看，硬碰硬的大規模作戰模式不可行也不可取，所以中共認為未來軍事建設必然朝向「信息化」發展，也就是在信息化的條件下，戰爭將會走向戰略心理威懾這主軸上，更將有利於中共非對稱、非線性、非接觸的作戰樣式與全天候、全時空、全方位的作戰行動。²¹然從現今「機械化」到「信息化」轉變之際，如果要在2010年均衡完成「質」的提升與「量」的增加的軍事信息化，就必須在某些重要的關鍵科技上有所突破。

所以中共在1998年提出「科技大練兵」，2000年再提出「跨越式發展」的軍備要求，主要想定在台海衝突，選擇以短時間內海、空、飛彈的壓倒性勝利，造成遲滯、提高美軍介入的時間與代價，這便完全符合「反介入戰略」的思維。因此，中共置重點於常規部隊的威懾與實戰能力的發展，強化應急反應、快速部署與力量重組三大能力；²²強調戰場上伺機而動，顛倒敵優我劣的態勢為其重點，並進一步破壞心理平衡，瓦解其對正規作戰規律的認知，如此一來，便極易以「不對稱」、「不對等」的作戰型態對抗，形成積極進攻、打擊重點、初戰決勝的「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指導原則，²³「反介入戰略」的構築，明顯地就是中共根據國際環境的轉變，依據軍事武力的跨越式發展，極欲達成理性宣傳、意志威懾、情感導引的客觀戰略概念。

肆、「三戰」運用與配合

但「反介入戰略」並非單單憑藉軍事科技的發展、軍事武力的部署、不惜一戰的決心便能成功的施展，誠如西方戰略思想家薄爾富曾對西方文明之所以衰頹做出的解釋認為：「缺乏哲學的指導原則，也就是缺乏風俗民情和價值意識的基礎，西方人遂無法對抗思想攻擊；缺乏戰略的運作觀念，西方人遂無法了解其敵人的行動，並將自己的力量用在錯誤的方向。」²⁴中共似乎明白地清楚這一戰略不僅要阻絕所有介入的可能，更要讓國際知道中共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腳的，更要在世界各國中獲得認同與承認，從國際現實獲得支持且需要互信的溝通，最重要的是以中國的戰略哲學「求全」來延伸至「求權」，「求全」是一種最終目的，所有致力於「求全」的過程與手段都可稱之為「求權」。

因此，中共自1989年起便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合作實施『武裝衝突法』教育，多年來持續積極參與並舉辦武裝衝突法的軍事課程與國際研討會，主要在強調靈活運用國際法理論上的瑕疵與解釋、適用上的問題，展開與敵人的鬥爭，以謀求國家利益，並利用「法律戰、輿論戰、心理戰」以獲取各國之支持，從軍事需要與人道主義等原則來限制、打擊對手，達成軍事上的最終勝利，也藉隱藏武力犯台時避免遭國際譴責或抵制時可資運用之手段。²⁵這種「軟實力」的發展是中共一心想躍上國際談判舞台的籌碼，是一種兵不血刃的戰爭。

所以，2003年12月新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首先將法律戰、輿論戰、心理戰(三戰)列為「戰時政治工作」的重點，此為圍繞軍事目的，通過各種資源整合，從政治、心理、法律與思想精神

	法律戰	輿論戰	心理戰
基本內涵	根據國家戰略意圖、軍事鬥爭任務，爭取政治主動與法理優勢。	運用各種媒體與信息資源，有計畫向大眾傳播有利己方作戰信息，影響國際輿論，鼓舞士氣，爭取支持。	運用特定信息，通過宣傳與威懾，使目標產生預期心理與行動反應，促進政治、軍事目標實現的作戰行動。
具體任務	建立戰時法規體系，使作戰有法可循，揭露敵方違反戰爭法行為，提供戰時決策之法律建議。	對敵展開輿論攻勢，廣泛傳播，最大限度爭取國際支持，壓制、破壞敵方傳媒，有效戰時新聞管制，保證軍事行動成功。	蒐集分析敵方心理弱點，提供戰時心理情報平時培植利用內應，戰時加強心理防禦並反制敵心理進攻，為我所用。
戰法手段	法律威懾、法律感召、法律打擊、法律利用。	輿論先制、集中造勢、擊其要害、滲透引導。	宣傳感召、威懾施壓、謀略欺壓、策反分化。
力量構成	法律部門、戰時法庭。	軍事、地方、國際媒體。	心戰部隊、專業心戰部隊、群眾。

表：「三戰」辯論關係（陳子平，「中共「三戰」意涵對台海安全之威脅」，國防雜誌（桃園，第23卷第1期，中華民國97年2月1日），頁63。）

等領域對敵展開攻勢，已達成總體戰略目的之非武力對抗形式；在中共國防戰略轉向「打贏以資訊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同時，「三戰」亦轉變為可以獨立作戰且提升到戰略層次，成為贏得政治主動和軍事勝利的重要手段。²⁶

「三戰」對於心戰威懾方面到底有何幫助呢？其核心目的都在「攻心」。所以法律戰提供了國內外輿論影響的基礎，亦穩定軍隊、國人心理防禦；而輿論戰是心理攻勢與防禦的溝通管道，也讓法律透過各項戰爭領域對敵產生負面影響；心理戰是輿論與法律交互影響範疇。有關於三戰辯論的關係如下表。

中共巧妙地利用輿論宣傳與新聞管制，形塑其國家認同的正當性，將兩岸問題藉由國內法「分裂國家法」統一對外表（宣）示主權領土的完整不容侵犯，也就是說，一旦任何國家介入台海爭議時，便已經干預了中國內

政；其次，在國際經貿的合作中，中共的廣大商機（源）、廉價人力成本提供了各國最佳的投資地點，藉由經貿的往來也造就了國際文化、政治、外交的交流與對中共的認識，相對於國防軍事的不透明化，各國都表示雖是隱憂卻非全球正常運行的焦點；再者，非洲各國對中共的依賴與景仰，是在於中共的援助並無任何明顯性的要求，泱泱大國的器度並非歐美各國所能比擬，這更是心理上的一大勝利。當全世界愈來愈清楚中共的堅持，台海議題的討論就自然便愈來愈遭擱置，中共以主觀性的法理合一方式闡釋著「反介入戰略」的任何可能，卻也藉由「三戰」來突顯出介入台海爭端的客觀性與不可能，這是值得辯論的問題，但誰願意輕提？

自從2005年3月『反分裂國家法』的通過，中共認為有助於解決台灣問題，但其更深遠的意義在於兩岸如果統一，則有利於中共海洋發展戰略可以突破美國西太平洋的安全封鎖，更可以開發海洋資源。²⁷ 當第一島鏈可以掌握時，中共可以發揮的空間自然以放射的半圓弧形向外延伸，西太平洋的安全就不單是美國所能主導，況且海權爭奪也不是多寡之分的问题，中共希望的藍水策略漸漸地亦可從反介入戰略中獲得拓展。有一點跡象便有成為事實的可能，這對中共來說只是時間的問題，空間的轉換往往可藉助於微妙的時間輪替，只要在法律戰能抓住敵人可能的錯誤判斷，在正反合的論證中突顯出弱點，運用全球輿論戰的深化觀念與宣傳效果，在對立的關係中謀求統一陣線的緊密結合，進而便可在心理戰方面獲得震懾的加乘效果，若一切並非中共所預想，亦可從否定事實的角度再次推論對手可能的失誤，中共擅長於運用對手的一連串失誤來造成一個錯誤，這意識型態的完整性正是「三戰」可妥切運用於「反介入戰略」的妙處，所引發的並非力量對抗，焦點完全在於轉化心靈的抗衡。

伍、心戰威懾的影響

在美國近期公佈的「2008年中共軍力報告」中具體指出，中共在飛彈、海、空、資訊戰方面已經具有能夠遂行反介入戰略的能力，其可能的攻擊型態不僅是從空中、海上、水下、太空等武力，也有可能是網路或是多種型態並用的軍事行動。²⁸

但中共一直對美國冷戰後的國際事務處理方式有著堅決反對之意見，主張以多邊合作協商方式處理國際紛爭，對於採取政治施壓、經濟制裁、軍事打擊、干預他國國內事務多有反對意見；²⁹所以，在國際戰略布局方面，除了積極參與朝鮮半島「六方會談」，並開始與美國展開戰略對話，與歐盟各國針對經貿與安全建立友好關係，對亦敵亦友的俄羅斯不斷強化夥伴關係，另外加強「上海合作會議」協議的落實，且積極改善與印度關係，對於東協組織釋放善意簽訂各項經濟及友好合作等。³⁰

若從能源需求來看，中共從2003年起便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但中國目前50%石油仰賴進口，所以中共與俄羅斯、哈薩克等國簽署石油天然氣合作開採協議，2008年6月中共更與沙烏地阿拉伯簽署『戰略友好關係聯合聲明』，顯示中國力圖使能源供應避免於過度依賴的窘境。³¹至於在中共對日本方面，兩國之間仍存在歷史問題、東海油源之爭、釣魚台主權爭議等問題，而日本是亞洲政經大國，兩國關係緊繃不利於中共經濟發展，而且日本一直是美國亞太地區抑制中共的幫手，亦對中共戰略形成不利的局面，因此，2008年5月6日胡錦濤訪問日本，雙方同意將建立戰略互惠關係、加強戰略安全對話，並對經濟開拓夥伴關係，顯然中日關係已逐漸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台海議題並未探討，因此值得注意；³²另外，2007年

台、日釣魚台爭議雖然日本在政治上讓步，但台灣反日情緒高漲，這顯然已使日後的台日關係留下了不安的因素。³³誠如前述所言，台海議題有著漸漸擱置的可能，各國重視的是經濟能源與戰略安全，雖然台海一直被視為高度的衝突引爆點，但中共細緻地、折衷地處理更大範圍的國際事務，將更有助於心戰威懾的顯性能力的發揮。

其中，中共為了能源需求便以「珍珠串（string of pearls）戰略」以沿著通往中東的海運線建設一系列的海軍基地；其次，強化與該地區國家的外交關係；第三，中共正建立「藍水海軍」以保障自身能源安全。這一切都是削弱美國在麻六甲海峽的影響力及行使軍事干預的能力，也顯然地表態中共戰略眼光便是在南向的海上交通線。³⁴此舉也是有意將美國逐步推向中國周邊以外，這些舉措正說明了「反介入戰略」絕非侷限於台海，它是可被擴及到整個亞太地區，這種戰略膨脹無非是在提醒美國注意亞太地區中國的影響力。當美國此刻開始擔心這種變化，中共立即於2007年1月11日發射反衛星武器摧毀1枚低軌道衛星，此舉正式宣告中共在太空競賽的企圖與掌握五維戰場的能力，亦可利用太空計畫作為與西方國家談判的政治籌碼，也可利用反衛星計畫優勢換取他國在其他重大事務上的讓步。中共的提醒不僅在於想法，在實際的作法上更說明了其戰略規劃一直都是理性與務實的結合，現今將焦點集中於令人矚目的科技成就，打擊關注的核心問題，在心戰威懾上通常更能令中共贏得滿堂喝采的結局。

從集體安全觀點來看，目前整個國際社會有著整體關係穩定與局部關係混亂的並存現象。所以，若局部關係不穩定則集體安全保障便受到影響，因此強制性的國家保護機制自當啟動，³⁵但反觀美國若要能夠維

持在亞太地區的政經影響力，則必須要使亞太局勢穩定，衝突減到最低，因此，兩岸問題以和平解決最有利於美國在亞太的利益。

綜觀以上的各項考量，台海之間戰爭觀念應抱持隨時獨立作戰的戰爭準備和軍需工業動員，另外心戰謀略上更要從現在開始不受時間、空間限制來反複、持續、審慎地規劃與調整，重要的是在對中共「三戰」的認知中，應該重視全民對三戰的感受性與兩岸間的文化落差，千萬別急於一時，將超越心戰威懾的驗證假設變成桎梏而失掉一世。

陸、結語

中共近年來在經濟上有著比過去更輝煌的成績，在國際事務參與上亦漸漸有著更大的揮灑空間，所以任何一場局部戰爭都有可能延滯中共發展綜合國力的進程。因此，「和」、「戰」之間的灰色地帶，中共必需凝聚內部共識，全力防範外力介入的可能，亦必須將軍事行動的遂行合法化，所以在法律戰、輿論戰、心理戰的交互運作下可使非戰爭性的軍事行動營造出政治、外交的主動態勢，亦可以在軍事行動中擴大到作戰全程與非武力範圍的一切，當心戰威懾的影響力開始發酵，不論和談或不惜一戰，都將先為整個可能發生的衝突僵局埋下伏筆，在熱切的世界和平展望裡，「不戰不和」顯然都聚焦在軍事武力競賽的新冷戰模式中，這是「反介入戰略」最易獲得的戰果。

中國的和平崛起，在輿論戰方面，強調的是「和平」，中國的崛起只是在於經濟實力的日益茁壯，兩者並不衝突，是國際間良性的競爭；而軍事實力的快速成長所引發的「中國威脅論」，所帶來的是疑慮在於戰略上的不確定性，而全球所擔心的卻都依美國這

現今世界霸主所主張的「中國威脅」看法，若從美、中戰略安全對話來看，互信機制的建立，都足以證明中共在心理戰、輿論戰都已發揮穩定與企圖影響全球戰略平衡的現況，再藉由武裝衝突法的教育與規範，出兵必然「師出有名」，反介入的戰略態勢已非過往美國只單純地強調恐怖行動的制止，然後可以藉由反恐作為而任意主動採取行動，中共三戰的展開將使「反介入戰略」更易使敵對的一方陷入戰略困境。這是我國不得不關注的另一個心理威脅。👁️

參考文獻

- 1 青年日報5版，中華民國96年11月8日。
- 2 <美強調中共軟實力，首次列入三戰>，<http://aurora197605.spaces.live.com/blog/cns!A17AF8288BF68BA2!1777.entry>
- 3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中華民國87年），頁216。
- 4 張蜀成，「剖析共軍軍事戰略演變及其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台北大直，第40卷第6期，中華民國95年12月1日），頁125-126。
- 5 聯合報A14版，中華民國96年11月19日。
- 6 黃啟文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中國圍棋剖析「勢」的戰略概念」，國防譯粹（台北，第31卷第7期，中華民國93年7月），頁72-86。
- 7 吳衛，「中共「軍事戰略」思維轉變之研究」，國防雜誌（桃園，第20卷第7期，中華民國94年7月1日），頁74-75。
- 8 鄭文翰主編，軍事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中華民國81年12月），頁52。
- 9 楊旭華、蔡仁照，軍事威哲學概論（山西，書海出版社，中華民國79年12月），頁3。
- 10 「軍事鬥爭威懾新樣式」中國國防報3版（北京，中華民國88年9月29日）。
- 11 魯傳剛，高技術與現代國防知識讀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華民國88年12月），頁84。
- 12 蘇志榮，跨世紀的軍事新觀點（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華民國86年1月），頁146。
- 13 杜波，文家成主編，不戰而屈人之兵（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華民國86年4月），頁186。
- 14 朱梅生主編，軍事思想概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中華民國86年5月），頁464。
- 15 陳崇北、壽曉松、梁曉秋，威懾戰略（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華民國78年6月），頁50。
- 16 張萬年主編，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華民國88年12月），頁202。
- 17 「中共反介入戰略的手段與意圖」，青年日報第7版，中華民國97年5月16日。
- 18 同註2。
- 19 同註1。
- 20 黃淑芬譯，「不對稱戰爭的再思考」，國防譯粹（台北，第32卷第6期，中華民國94年6月），頁64-66。
- 21 洪陸訓編，中共對台心理戰之研究（台北，總政治局，中華民國96年12月），頁45。
- 22 吳衛，「共軍現階段「跨越式」軍備發展研析」，國防雜誌（桃園，第20卷第3期，中華民國94年3月1日），頁47-49。
- 23 蔡振新，「中共不對稱作戰之研究」，海軍學術月刊（台北大直，第39卷第7期，中華民國94年7月1日），頁58-59。
- 24 同註3，頁303。
- 25 王俊南，「『武裝衝突法』介紹-間論國軍應有之認知」，國防雜誌（桃園，第20卷第8期，中華民國94年8月1日），頁98-103。
- 26 陳子平，「中共「三戰」意涵對台海安全之威脅」，國防雜誌（桃園，第23卷第1期，中華民國97年2月1日），頁60-61。
- 27 潘進章，「從『反分裂國家法』解析中共對台戰略布局」，國防雜誌（桃園，第20卷第11期，中華民國94年11月1日），頁41。
- 28 同註17。
- 29 張建新，「中共之中亞外交政策」，海軍學術月刊（台北大直，第38卷第2期，中華民國93年2月1日），頁18-19。
- 30 同註27，頁43。
- 31 「東進西擴穩定油源 中共外交主軸」，中國時報F7版，中華民國97年6月23日。
- 32 「從胡錦濤5月訪日觀察日「中」關係發展」，青年日報7版，中華民國97年4月29日。
- 33 「池田維：日台關係可能變弱」，中國時報A13版，中華民國97年7月19日。
- 34 吳晨輝譯，「斬斷中共的珍珠串」，國防譯粹（台北，第34卷第1期，中華民國96年1月），頁84-85。
- 35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中華民國92年），頁493。